

风物写意

雨林间

■ 离响

◎ 树

她就那样抱着一棵大树，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里没说话。松开大树后，她说她在哭。我这位朋友并不是难过，她单薄的胸中涌动着浓烈的情感，还有说不清的一些情愫，她完全把自己交给了那株榕树。她从小被爱浇灌，纯真、仗义，又张扬，在生活中遭遇了不少挫折和伤害，但对世间万物还是满怀热爱。

在海南的土地上，我见了太多巨大的榕树。记得有人说起来生想变成什么，有人说想做一棵树。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做一棵树，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一生一世，不容易。因此，我对年久的大树充满了敬意。

我亲眼见过几株千年古树，站在树前，想想人这短短的一生，就谦卑起来，眼前的草木都神妙莫测了。

中国传统故事中有很多关于古树的神奇传说，大概唯一反面的是《倩女幽魂》中的树妖。

雨林里的树种类太多了，夹杂乱生长，看起来并不互相排挤。但是护林员可以说出很多树种之间互相绞杀、侵害的事实。听起来有点儿神秘的残忍，还好，这不妨碍它们大面上的和谐与繁茂。

雨林让人敬畏。落叶和枯枝都透出强大的生命力，充满了不为人知的故事感。如果我还足够纯真，足够耐心，会写出长长的雨林童话故事。

一棵大树位于巨石台边缘，水泥灰颜色的根须裸露穿生于大块的碎石中，多处脱皮，粗粝沧桑，顽强得让我敬畏又羡慕。

朋友从粗壮的树干上把自己拉起来，转身对我们露出灿烂笑容。

◎ 水

水流是灵魂。山没有水就少了灵性，尤其是原始雨林的山区。只要有水流，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清凉。听到水流的声音，心就清凉起来。

我们踏着潮湿的水栈道，一步一步向上，来到巨石排列的山谷间的高地上，坐在凉凉的石头上，面对着一帘瀑布，流水声中一切都那么静。

这么小的瀑布，竟然是一条江水的源头！瀑布下的一方水潭如铜镜，石间的一汪水静着，倒像是一只眼睛。纯澈。灵动。积水从石炭的一角偷偷流下去，没有宏大的仪式感和崇高感，也是那么静。

我坐在水潭边的一块石头上，面对着两米外的石壁，石壁纹理清晰干脆，几道流水从石壁上滑下来。尽管朋友们交谈、赞叹的声音一直不间断，我的心却出奇平静，仿佛浸在水潭中。这样的感觉很好，我不能告诉别人我把心在水潭里清洗、治愈过了，然而在我心里这是真实不虚的事情。

◎ 虫

朋友被蚊子叮了，一边咕哝一边低着头在背包里翻找艾草精油。

“有什么关系呢，你就当布施了，这山里的蚊子都是在修仙的蚊子。”我说这话的时候只是开玩笑，说完了却在心中把这说法想了又想，这山水远地的蚊子在我心里就不一般起来。心中的念头一产生，就有神奇的魔力。

她笑了，说也对。顺畅地走起山路来。人们到雨林里来很怕各种虫子，蚂蟥声名在外，不过，在雨林栈道上，想见到一只蚂蟥也成了奢望。有时候，事情就是会有点玄妙，越期待越失望，我就没遇到过一只蚂蟥，更别说有一只蚂蟥主动喝我的血了。

想遇见一条蛇也不容易。只是在林间的名牌上看到安全提示，类似“毒蛇出没”的安全提示字样，在文字上与“蛇”相遇。真想停下来，等等看，有没有一条蛇能领会我想看见它的好奇心呢。

为什么我觉得山里的蚊子还没有城区多呢，或许愿意在山林里修行讨生活的蚊子也不多。

◎ 夜

殷红色的云霞铺了远方山头上的半边天，我们仿佛身处幻境，要不是眼前出现的农家小院，我会以为自己也可以在这修仙成佛，离世俗远去呢。夜正匆匆赶来，它就要跑到农家乐的门口了，我们走进去，灯亮了起来，夜就被拒农家院子的门外了，寂寥地在山野间自顾自地缩回到自己黑暗的身体里沉默起来。

等饭菜的时候，我们吃了店家很多铺在簸箕里的花生，生花生变得很好吃。蚊虫在灯影里一闪一闪地飞动着，夜在院子的周围观望。农家菜一盘一盘地摆上桌，我们吃得欢快，忘了城里的事情。

我们决定从农家乐回酒店。带着微微的酒意闯进了夜色里，也被夜的温柔的黑暗接纳了。夜色包裹一切，我们用手机的光照着脚下的路。

我走在前面，和一个朋友唱起了歌。后边的一个朋友因为酒醉说了一些胡话，我当时确实很看不上她这样的行为，现在想来倒是我小家子气了，人生哪里是那么容易的，身为一个女人要受的苦楚实在太多。在夜里还不允许她释放一下吗？夜不是我的，规则也不是我的，好坏对错也不是我能定的。

夜能藏住的东西很多，况且又是山路上的夜晚。我唱歌和她借酒而出的心里话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人不能在山野间舒适地释放内心的情感多遗憾，我们到底是不是自然的孩子呢？

一件往事，虽已久远，也不大，却至今历历在目。

1990年1月下旬，海南日报社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总编辑林风生，来到总编室，要我创办《特区党建》版，说特区要加强党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熟悉党建工作，担心办不好。我推脱。这位刚从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司长任上调来海南的老总，听了一愣，看我一眼，取下头上的金边近视眼镜，用软布擦了擦，慢声细语地说：“有问题的啦，有问题的啦！我相信你，赶快筹备创刊号……”普通话里，带有浓厚的潮汕口音。

无奈，我成了赶上架的鸭子。隔了两天，上午9点，我按照预约时间，前往省委组织部，征求领导对创办《特区党建》版的意见。

没想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民亲自接待。

他个高，娃娃脸，也戴一副眼镜，和蔼而儒雅，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面对面地与我交谈。

他说，创办《特区党建》版，非常好，我们支持。你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的意见，第一个，海南当前报道的重点，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海南最缺的是人才。第二个，组织稿件，部里组织处、政研室等部门可以提供帮助。第三个，要我写创刊号发刊词，不合适，建议请省委书记许士杰写，你可试一试。

一席话，干净利落，层次清晰。我从心里佩服这位能干的曾任中组部青干局局长等领导干部。

后来知道，李志民到海南上任时间不长，但省委组织部的工作规范、严谨，效率高，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事顺心情好，胆子也壮了。从组织部出来，我看时间还早，乘兴来到许士杰书记办公室，贸然地想试一试。

李秘书个子高大，文质彬彬，把我拦在外屋，说，你没有预约，来得突然，我要先报告一下。

一会儿，许书记和李秘书从里屋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许书记。只见年近古稀的他，中等身材，两鬓斑白，脸上棱角分

如烟往事

一件往事

■ 张松林

明，一件浅灰衬衫扎进蓝色下装，显得很精神。不过，不像个高官，就是一个普通老头的模样。

许书记笑眯眯地问：“有什么事，这么急，需要我帮忙？”

我慌忙回答：“《特区党建》版要创刊了，想请书记写一篇发刊词。”

看到书记没有马上回绝，我又临时加码：“听说书记书法好，还想请书记题个刊头。”

“对发刊词内容，有什么要求？”书记问。

我更慌了，有点结巴地说：“不，不，是请书记提要求，说点祝贺、鼓励的话。”

“多少字，什么时候要？”

“一千字左右，一个星期行不行？”

“时间有点紧。”

“书记忙，我先写个初稿，再请书记审改。”

许书记略一思忖，然后说：“还是我来写，两项任务争取一周内完成。”

又没有想到，海南省的最高领导，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一个普通编辑的两项要求。返回路上，我无比兴奋，还在回想刚才的情节，思索：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一个才华横溢的知名诗人，怎么就这样谦和，这样好说话？

不到一个星期，李秘书来电话，要我去取书记亲自写的发刊词和刊头。



《春的信息》(油画)

孙立新作

文艺随笔

平望有蚊子

■ 刘永加

夏天到了，提起蚊子人们是爱恨交加。

最早记载蚊子的是春秋时期的庄子：“蚊虻嚼肤，则通昔(夕)不寐矣。”就是说，他让蚊子给咬得彻夜难眠啊！而周王室就有办法来对付蚊子，设立专职人员，负责驱蚊，我睡觉你打更。据《周礼》记载：“翦氏掌除蠹虫，以攻黎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这个翦氏，专司为周王室驱蚊虫。

进入唐代，人们以诗歌记录蚊子，在他们笔下，蚊子变得生动活泼，呼之欲出。唐诗人吴融《平望蚊子二十六韵》一诗：“天下有蚊子，候夜嚼人肤。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磨。不避风与雨，群飞出菡蒲。扰扰蔽天黑，雷然随触舩。利嘴入人肉，微形红且濡。振蓬亦不惧，至死贪膏腴。舟人敢停棹，陆者亦疾趋。南北百余里，畏之如虎貔。”不是被蚊子百般缠扰，怎么能把蚊子写得这么鲜活。

曾经被贬到南方的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更是体验了南方蚊子的法力无边，即便奉诏返回都城了，也不会忘记那一夜夜的血腥缠绵，他的《聚蚊谣》一诗，给我们揭开了南方蚊子的冰山一角：“沉沉夏夜兰堂开，蚊鸣暗声如雷。嘈然歘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惑。露水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著不得。我驱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尔不可遏，为尔设罟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伺丹鸟。”

刘禹锡饱尝蚊子的伺候，自然会体深刻，将蚊子痛骂一顿也算是解气，蚊多势众欺负人，他更愿意秋天一到蚊子都被鸟给吃了，“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伺丹鸟”。

唐诗人孟郊《蚊》更是写出了他“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境界：“五月中夜息，饥蚊尚营营，但将膏血求，岂觉性命轻。顾己宁自愧，饮人以偷生，愿为天下蠹，一使夜景清。”孟郊自己被蚊子欺负就罢了，想到天下人都被蚊子折磨，他就不乐意了，所以发出宏愿“愿为天下蠹，一使夜景清”，他竟然想做出全天下这么大的蚊帐，给天下人送来一夜的清静，真的是“飞龙直

我又欣喜了，感动了。两张方格稿笺，一字一格地写了发刊词。蝇头小楷，工整秀丽，赏心悦目，约莫七八百字。题为《我的祝贺与希望……代〈特区党建〉发刊词》。篇幅虽短，内容丰富，真正的言简意赅。

第一段就两句话，开门见山，点了主题：“《特区党建》专版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我祝贺它的诞生，希望它茁壮成长。”

第二至四段，分析了党建工作的现状，阐述了加强特区党建的重要性和对各级党委的要求。

话锋一转，说创办《特区党建》专版，是加强党建中的一项工作。然后对办好《特区党建》版提出要求：“通过这个专版……使之成为联系党组织、党员及非党组织的桥梁，成为教育党员和群众、希望它茁壮成长。”

最后一段，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它，帮助它，支持它，使这个小小园地，长出灿烂之花，飘逸出清爽之香”。

短短几百字，把祝贺与希望的事，说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题写的《特区党建》刊头，横竖两份。四个行楷大字，庄重大气，飘逸俊美，苍劲有力，足见书记书法功底深厚。题写横竖刊头，是供报社选用，也见书记的虚心和细心。

1990年2月7日，《特区党建》专版在《海南日报》第三版正式创刊。

许书记的发刊词位列头条，刊头相邻，头版发了标题导读。整个版面，既报道了全省党组织在建设大特区中壮大、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进展情况，又刊发了琼海市、屯昌县枫木镇基层党组织建设消息，既介绍了优秀党员的事迹，又讲述了琼崖烈士的故事，既有消息、通讯、评论，又有照片、专栏、简讯，内容五花八门，形式多种多样。

很快，从省委组织部传来消息，说《特区党建》创刊号办得好，有看头，有影响力，得到省委领导的赞扬。

林总平时不轻易夸奖人，创刊号见报那天，他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表扬我：“第一炮打响了，我没有看错你啦！”

第一期顺风顺水，以后的《特区党建》版就更好办，成了半月定期出的专版。

诗路花语

环岛纪游(组诗)

■ 周济夫

◎ 水岸咖啡闲坐

松涛水绕福山湖，暂借清流润臆苏。浓醇咖啡疏辨味，贪看白羽落烟芜。

◎ 沿西北旅游公路至玉包港

断续新途接旧痕，廉纤烟雨掩朝晖。当年春暮登临处，又见丰碑立海门。

◎ 重到白廷墟

中山亭近汇丰行，小沪声名口舌香。旧日繁华式微久，白廷溪水养流长。

◎ 观光大巴上见梅花盛开

绿树花开烟雨浓，轻红浅紫影空蒙。曩时负笈思乡夜，此物恒先入梦中。

山中一日

■ 星青

在山里驱车，一艘船在绿色海洋中漫游

关掉耳朵，只接收流水的讯息

沿着一条河流走走走走

这暮春的阳光，万物疯长

关闭双眼，直到眼里长出的青绿和苍翠

和偶尔一朵白色的小花

闭上嘴巴，不再高谈阔论

和着清风和精灵们浅吟低唱

送一只山鸫回家

关掉鼻子，只留下花香和土地蓬松的味道

打开每个触角

打开身体的春天

物语

■ 袁帅

露珠像个句号，画在低矮的玉米叶上

竞相终止一个早晨，阳光把它们一网打尽

樱桃像只眼睛，望见了正午的身影走来

要把它再描红一点

从早晨到正午，比翼齐飞的蝴蝶

把喜事撒在每一寸土地

还有，路人不经意间招来一丝丝风

仿佛在点火，让时间燃得更旺

头头的绿叶像刚刚长成的羽毛

领头向着傍晚飞去，携带的鸟鸣，在天

发出阵阵快感。我钻进别人的夜色

清点希望，梦见达到的月光

夏日

■ 何军雄

日头晒过的地方，庄稼疯狂滋长。夏日炎炎绿色突破了季节的束缚将花的异香向外扩散指头蛋大的杏子探出头来

麦浪翻滚。以夏日的热情呈现乡间淳朴的泥土味池塘里，蛙鸣声此起彼伏奏响了整个夏日的音韵方言浓郁，从山梁间弥漫

小道上，羊群一字排开微风吹过，树木鞠躬示意喜悦漫过云层，顺着老屋和着一缕炊烟一同攀升抵达夏日里最温馨的巢穴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